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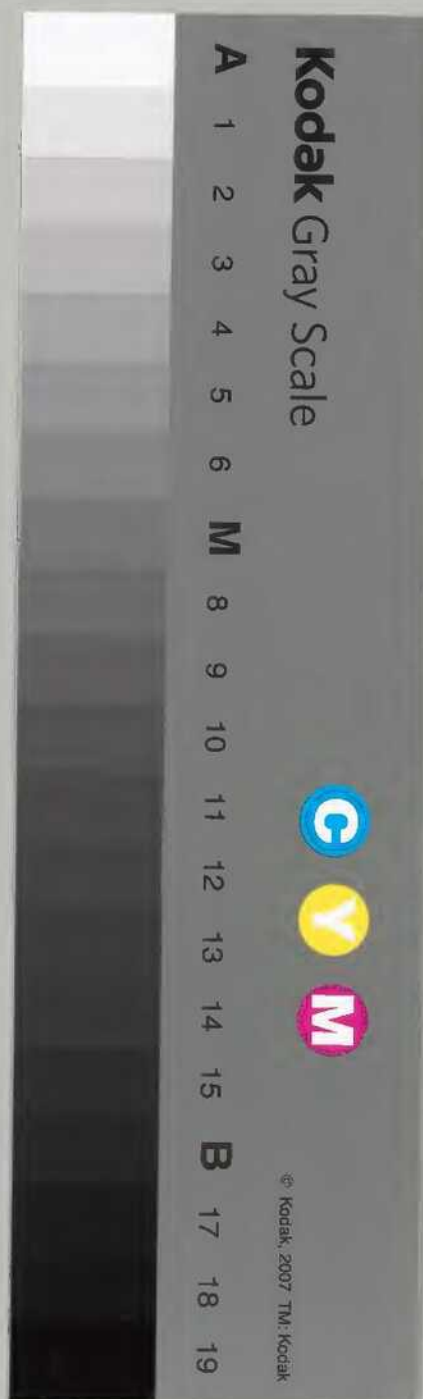
山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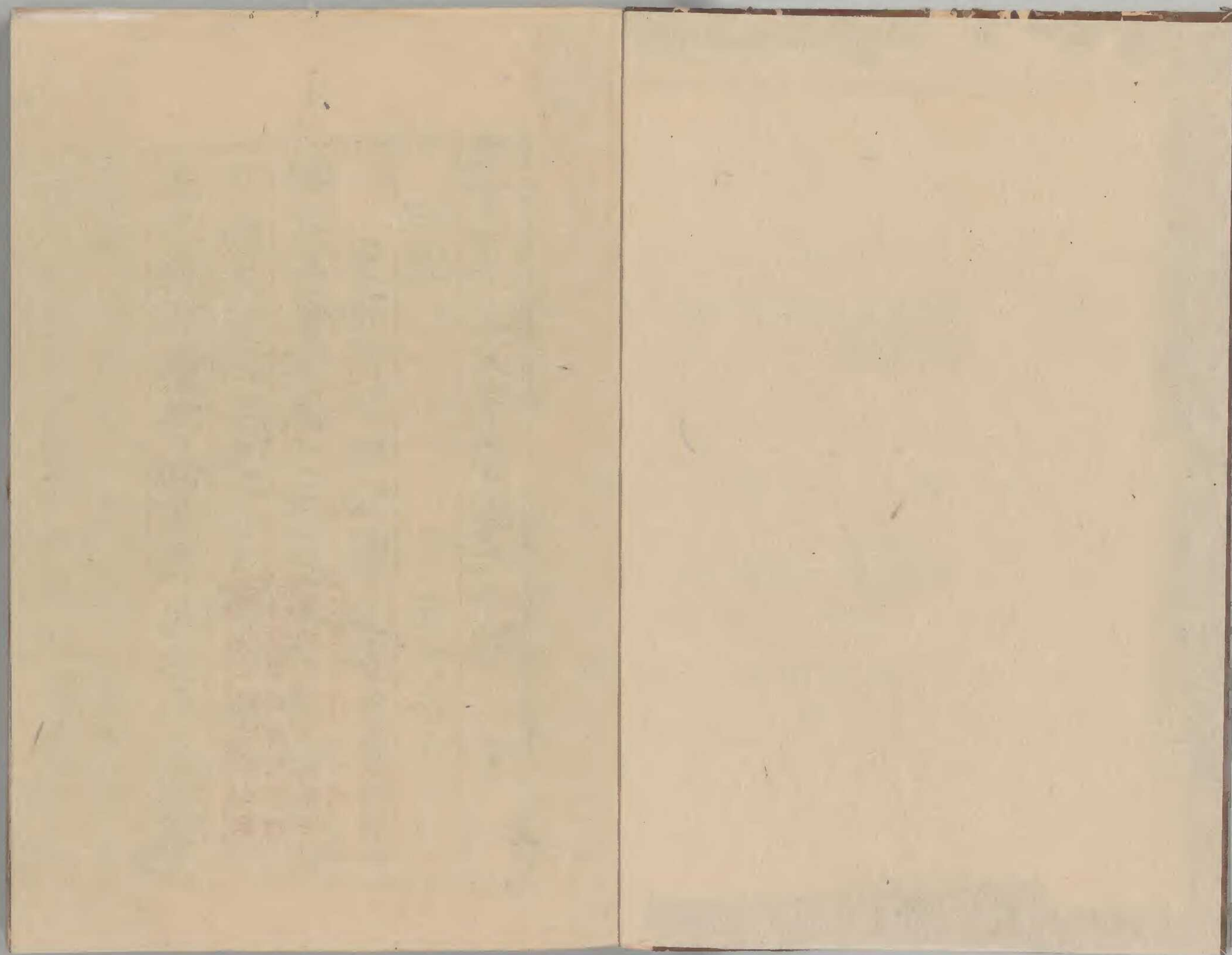
二十四之六
二十七以下缺

漢書門	一〇二三一號	七函	九架	七冊
-----	--------	----	----	----

庫文閣內	特四十四	漢書
七冊	一〇二三一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31
冊數	7	(	4)
品號	3		2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
籍皆須愛護先有歛
壤就為補治此亦士
大夫百行之一也
鄞江衛氏謹誌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淺草文庫

碑銘

西漢書卷之四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
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
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孫章聖
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
試公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更中外

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
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續等
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
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祔
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旣銘其墓
吳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考告
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
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

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充
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
人不絕史公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
無憾某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司農於
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守
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
多傳之故以姻婭道公之美而無嫌其
詩曰

維鉅鹿侯繇萬有魏昭獻栢簡功利長
世文武開國師用賢智有興鄭公正觀
同功謩作司徒繩其祖風胡服變夏衣
冠南犇太尉初筮起歎婺源陪臣仕主
有庸有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
曹初無避畏象魏燒燈狂嗟視成內侍
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論罪請徵詔
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夷拊之

除用人士俾調養之士不赦麥令無賦
之恤刑邕桂遂領轉輸男女質沒殫戶
口租計免請糴夷夏以蘇淮蔡江湖大
河南北無有遠邇愛民卹國少常金魚
持節番禺吏宴姑息民媮蒲魚塹海新
城竇墉作瀦工十一萬公私告臞人言
無戎公迄奏功遷諫大夫猶以誚公蠶
掠五管盡銳廣府汲者負戶五旬不去

廣人堅壁用奇走賊謗者斂衽天子歎
息侍郎功曹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
五千公調兵食佐王貌虎望公旌旗兒
得父母逃逋四歸稟給惇釐部吏封冢
道無僵尸公作京尹政達巨室子弟卧家
吏史不覲察獄色詞取諸懷中及其機
祕隙不容風有嬰其芒齒牙爲猾飛語
上聞放越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天

子休之寵賜勞差議塞商胡道河六塔
是非分廷詔公閱實歸報不可卒用初
謀捐二百萬商胡北流致師蠻荆公議
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武功禽
獸獮之終以公策乃子順來廣府任土
荔子蔗霜餘歸執政脩用歲常有凶
史沆告公包賄詔使按劾以凶即罪荆
州澶滑進官吏部爲開南陽時節安撫

歸節請老杖藜角巾婆娑壽陽教子弄
孫八公巖巖淮水繞宅風聲鶴唳燕御
賓客既壽而臧可思不忘脫身風波委
蛻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溫恭好賢
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事恢恢餘地不
試則有偶奇嗚呼鉅鹿誰之不如同功一
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曾不容車印章
纍纍天奪鬼瞰啓予手足公則無憾楚

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墮
墓門有詩來者詔之在予後之人其有
能子亦有能孫聿脩其似之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使君王
侯廟也王侯故魏城人而家開封諱世
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
其才而威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

子勵精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
吏於是全乂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
轉運使杜植判官宋迪提點刑獄楊寧
奏言路分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嘗任全
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
犯桂州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吏民皆
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阨灌陽
亦會官軍破賊民至今以爲老幼不失

業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天子從之侯
入境全民驩呼迎道侯之爲州樂易明
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惡無動人耳目事
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邑居
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
云何對曰前時公厨以十數卒爲白望
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爲河巡脅取行
商椎賣三渡貧民或終日不得生來開

內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鋪戶鹽
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
畜之官池又採斑竹箭簞以應使客之
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弊一日蠲
除我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
爲邦勤民不倦而其僚走職潔已無瑕
而其吏畏賕治夫子廟興民學表孝子
廬興民行治軍有犯無隱聽訟立決無

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
曰吾父冑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
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爲生祠而
侯不聽歿而民作廟于西盤石寺隅臨
官道歲十八祠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
吏其享民永嘗也冑全之士民欲刻石
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
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

以材擢西作坊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
中道全民之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
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爲
詩遺全民以王侯記并刻之王侯終文
思副使太原郡開國侯今以子贈左中
散大夫王侯爲吏所至多可稱述弗著
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齋法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

丹碧事侯如生兮不以金帛丘在含山
兮侯安此宅全山之下兮松栢蒼蒼至
于雲來兮日遠日忘我民奉侯兮歲歲
烝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甘綠橘
兮薦清酒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
兮乃下享之風爲舟兮雲爲馬嬉于川
兮獵于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邦爲來
者師兮我民受嘏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
于戎州未至而訪其士大夫之賢者有
告者曰王默復之廖及成叟其人也問
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文章爲後進師
表褒善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
一坐鄉人之爲不善者必悔曰豈可使
復之聞之問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

有古人所難遂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
人子弟以爲師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
之遊士以爲依歸竊自喜曰雖投棄裔
土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戎州而
訪之則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太息
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士王全狀其先
人言行來乞銘遂敘而銘之敘曰維廖
氏得姓于周至唐乃有顯者唐末有仕

於捷爲不能歸留爲蜀人至遯翁五世
矣大父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宅以業
其兄而自治生因爲戎州著姓二子曰
璆曰琮璆有文行而不得仕琮以奉議
郎致仕恩遷承議郎累贈翰至宣德郎
璆有子曰及是謂遯翁遯翁天資魁梧
性重遲不兒戲長而刻意問學治春秋
三傳於聖人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

尚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士至禮部
有司罷之而不愠也居父喪卒哭而哀
不衰猶有思慕之色奉其母夫人溫清
定省能用曲禮使其親安焉士有負公
租將就杖者遯翁持金至庭曰願以此
輸逋錢免廢一士有司義而從之土俗
病者必殺牛祭非其鬼遯翁嘗病親黨
皆請從俗禱焉遯翁曰不愧於天吾病

將已天且剝之於禱何益里中嘗薦士
應經明行修詔者上下皆以為可遜翁
獨不可既而不果薦識者以為然年四
十遂築南園曰吾期終於此遜於人而
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遜翁幽
居獨樂非其所好姻家鄰室不覲也如
是數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之哭之曰
天奪我成叟吾衰矣娶河內于氏生三

男二女男則鐸次構次桐長女適進士
李武次在室鐸以元符元年十有一月
壬申葬遜翁於棘道縣之錦屏山於
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
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
可得已嗚呼可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遜翁遜於人乃其不逢全於天乃
其不窮初若泛也考於仁而同中若隘

也考於義而通卒而不病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入蜀生德言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歸占籍於眉山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應靈縣應靈生著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見蜀之

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干試於眉州又干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游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弟多委束脩于門遂老於瀘州妻子或謁不足君熙然曰會當有足

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
交者雖鄰不覲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
如也未嘗有私謁旣晚莫不及仕進閑
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樽酒
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
曰詩老云夫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
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四子鑄銅鎬
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

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
瀘川之上白茆之原自天和而上皆葬
眉山而葬瀘川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川
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
銘曰

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賈計級脅肩求
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
則腴緼袍後禿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

革匏竹瀘川洋洋縱括其岡勒銘詔藏
尚其嗣之昌

黃龍心禪師塔銘

師諱祖心黃龍惠南禪師之嫡子見性
諦當入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
器爲之道地雲峯文悅發之脫略窠臼
游戲三昧翠巖可真與之住持黃龍山
十有二年退居菴頭二十餘年元符三

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沒葬骨石於
南公塔之東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
有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
覺大師駙馬都尉王誄之請也初南雄
州始興縣鄔氏子爲儒生有聲年十九
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乃往
依龍山寺僧惠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
年與試經業師獨獻所業詩比試官奇

之遂以合格聞雖在僧次常勤俗學衆
中推其多能久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
律且逢橫逆乃棄去來入叢林初謁雲
峯雲峯孤硬難入見師慰誨接納師乃
決志歸依朝夕三載終不契機告悅將
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禪師師居黃蘗
四年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又辭而
上雲峯會悅謝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

參決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
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
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
歸禮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
矣師亦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
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
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
處自見自了吾則埋沒汝也師從容游

冰陸沈於衆時往諮決雲門語句南公
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曰
不然但有纖介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
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
謁翠巖翠巖貶剥諸方諸方號爲真點
曾見師即云禪客從黃蘗師兄處來未
見有地頭者箇嶺南子却有地頭汝能
久住吾亦不孤負汝師依止二年翠巖

沒後乃歸黃蘗南公分座令接後來及
南公遷住黃龍師往就泐潭曉月講學
蓋月能以一切文字入禪悅之味同列
或指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師聞之曰
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
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
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宗見楊傑次
公而問黃龍之道恨未即見次公曰有

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
公立聞之亟至章江見師在僧堂後持
經問曰非公耶對曰是揖坐而歎曰
達磨一宗將掃地矣因劇談道妙至會
萬物爲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有大
卧香案下師以壓尺擊香案曰大有情
即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
成一體公立不能荅師曰才入思惟便

成剩法何曾會物爲己公立於是參叩
鄭重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坐道場化
俗談真重規疊矩四方歸仰初不減南
公時然師雅尚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
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
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師三辭
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
起師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

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義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謂之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此言反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

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潔已以進無不攝受容有匪人不保其往至於本色道人參承諮決鑪鞴鉗椎厥功妙密故其所得法子冠映四海雖博通內外而指人甚要雖直以見性爲宗而隨方啓迪故撫內外書之要指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已自觀悟則同歸歸則無教諸方訾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師曰

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簡人未見之或生慢疑謗承顏接辭無不伏膺庭堅夙承記莚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

瞻率堵實深安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師之嫡子惟清禪師所撰行狀銘曰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啓運三界爲家皆是吾子實無等差宴坐經行無資生物病而湏乳侍者行乞泐潭百丈住成法席國不入禪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爲宗王官作

牧驅羊西東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鍾魚
轟轟如垢不蹟脫桎以往娑婆林立龍
蛇混居雷藏電收抱道在旁不誰不汝
及其震驚萬物時雨師之於道日行大
空譽日之明勞而少功

福昌信禪師塔銘

禪師名知信出於福州閩縣蕭氏蕭氏
以捕魚爲生師幼則根慧觸事踈通無

憂患疑懼撫會而言或非里中語隨父
兄在江濱輒從網中棄所得魚父之父
兄爲易業年十三乞身於親去家爲釋
子奉持頭陀甚苦山行夜逢虎師祝之
曰使我得披如來衣作世間眼者當不
害我虎因背去年二十有六乃誦經應
格得僧服平居與衆勞侶共一手作衆
作少休師則問道常有禪老記師當

爲法幢蓋所游非一師最後入夾山遵
之室遵雲門偃之曾孫舍光匿跡如愚
似鄙惟叢林中行甚深智者可知耳師
之入室不陟階漸如石投水如箭鋒相
直如印印泥其深禪妙句自有錄余嘗
書其後去維福昌信老峭立萬仞壁於
夾山影中印全提般若者也師之接人
不爲驚濤險崖關鎖閉距然非相應者

終不得其門而入今其書具在可考而
知也在夾山任直歲典座餘十年藝於
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爲田住福昌寺
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食寢飯破屋數
間於今廣廈不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
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師安用苦
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
切聖賢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

不滿不名滿足菩提師之密行不愧斯
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不升堂
庾戌湯浴更衣辛亥卧疾問日蚤晚曰
正午矣起坐而逝閱世五十九夏坐三
十三以其月庾申道俗門人數百葬師
於福昌善禪師塔之左江陵居士劉瓘
以狀來請曰禪師道眼清淨戒地堅密
願得石文以告來者則爲銘曰

巍巍堂堂首出萬物泯泯默默與衆作
息誰其信之我有密迹具此眼者百世
同轍稱性之印印空成文林泉市廛有
子有孫大行所薰骨亦不朽出見世間
千萬年後

園明大師塔銘

大師號無演出於天彭張氏幼童英烈
不甘處俗年十五棄家事承天院寶梵

大師昭符符記之曰此子它日法中龍
象也年二十以誦經落髮受首楞嚴經
於繼舒舒沒卒業於惟鳳文昭受圓覺
經肇論於省身受華嚴法界觀起信論
於曉顏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凡此諸
師皆聲名籍籍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
已又從諸儒講學於書無所不觀於文
無所不能至於曲藝學則無所不妙解

清猷趙公始請師登法席師於楞嚴了
義指掌極談席下道俗如飲醇酒無不
心醉如肉貫串處處同其義味蓋於此
一經心融形釋出入內外篇籍風行電
擊無不如意又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
勝師默然心計曰此自在吾術內矣又
作大悲觀世音化相宇以崇閣極天下
之鉤工珍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爲莊

嚴之冠不知師之遊戲也中年喜葛洪
內篇延異人譎士將以丹石伏物皆爲
黃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師不悔不怒它
日遇之禮之如初此可以觀其德性也
寶梵旣沒二親又耄期去世乃謀南游
曰吾聞南方大士有若祖心有若克文
有若善本皆命世亞聖大人也不可不
行觀道焉元符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

識之卓乎偉哉其非凡器也是歲四月
甲辰至渝州覺林禪院不疾而化僧臘
三十有七其法子曰圜曰雨曰觀曰燈
曰印曰本曰顓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師
遺骨葬於寶梵師塔之西而來乞銘銘曰
蛻蟬于東歸骨于西皆我法界不憾不
疑諸子矯矯不尚有其能似之

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
師事承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
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
見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顯沒則
依天衣義懷雖蒙天衣印可猶栖法席
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
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爲同業參玄入
不二爲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頤鉤深

靡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初受
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以風
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歸乃謝
去下江漢杭二淞上天台四明沂淮汶
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
失人白首懷道蕭然無侶倚杖於南昌
又受請住武寧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
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爲十方始至草屋

數楹敗牀不簣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
章欲糾合豪右爲師一新之師曰擅法
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
不名佛事裴以師苦口因止不爲師亦
住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燠而夏涼鍾魚
而粥鍾魚而飯來者息焉以元豐甲子
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勿復料簡
商略爲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

微疾其八月辛未終于寢室閱卅六十
有一年坐四十有一夏弟子普觀營塔
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生常教勸人萬
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
不堪其憂於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
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
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
云云師發書一笑而已予舊聞禪師爲

有道而陸沉者每歎息其無傳晚得友
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延
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
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
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
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
衡然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
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

是於是追跡行李揔其化緣起滅如此
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
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
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爲萬物主是
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
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
在則伏冒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

偽契筭其立角一九非九謂傳密記目
盲爲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
見地不直與萬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
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
田主絕學無爲終日修行出入生死無
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
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
界萬物有年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

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表寶月大師
慧雲狀其師懷謹行業始終來乞銘予
聞謹游王公戚里四十年委金帛如山
未嘗留一錢褚中度門人百八十有二
禮其勤舊而教養其罷不能內外無間
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是宜銘故敘而

銘之謹賈姓開封民家母劉氏方娠夢
旛干出青囊中占曰干出於囊萬夫之
望兒不爲家人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
而骨相與閭里兒異九歲依普明道者
歸恭出家經梵禪律無所不學落髮而
左右普明於緣事盡心力不愛一毫普
明沒即以謹知院事謹於經行輒作佛
事皆赫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

浮圖壞謹力新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
嘗過人之門聞者傾施其半縣官佐之
閱二歲而崇成繚以周廊複屋十倍其
初費萬萬計於是詔廢印經院以經板
十六萬畀謹刻印賜之允謹賜服號名
及它錫予皆以行業聞不錄錄因人也
僧夏五十有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出
一日生以大中祥符辛亥九月丁酉沒

以元豐乙丑十月戊寅而葬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村之崇臺云表有謀略處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沒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又孫辟相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

維智悟祥於天爲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方維德機與事會勞而不伐丘山其成之不仞其有稠載而歸之以躬爲律杖履其信之孔欣孔時乖寡者順之以彼易此士夫或吝之有似有續我銘以洵之

非熊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菑先大夫以歲

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爲吉祥以爲門戶
所寄兒時黥黑脂肥甚可念先大夫捐
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爲其幼孤太
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
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爲人下於
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
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
伯氏元明賣大父時田爲非熊取舒城

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說竟棄去由是
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
在申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
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
琢磨欲以怪奇鉤致祿仕久之宗室汝
州防禦使仲爰聞其家世欲以女予之
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
銜不祛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

而不耦難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
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維其不壽

叔父和叔墓碣

黃氏自婺州來者諱瞻以策干江南李
氏不用用爲著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
吳楚地犬牙相入齟也著作爲縣使兩
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相移食故湖南
馬氏亦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者二十

年其後吳楚政益衰著作乃去官游湖
湘間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無若
分寧者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土著作
生元吉豪傑士也買田聚書長雄一縣
始宅於脩溪之上而葬於馬鞍山馬鞍
君生中理贈光祿卿始築書館於櫻桃
洞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
故諸子多以學問文章知名黃氏於斯

為盛而葬於雙井光祿生茂宗字昌裔
昌裔高材篤行為書館游士之師子弟
文學淵源皆出於昌裔祥符中國學試
進士以木鐸賦有司以王交為第一而
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
士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
裔賦示考試官曰使舉子能此賦公何
以處之皆曰王交不得為第一矣胥則

以實告諸公相顧絕歎考校時實不見
因懷賦上殿有詔特收試及試禮部叅
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士劉公筠擢
昌裔在十人中授崇信軍節度判官已
而流落不耦卒餘杭而葬於雲岩潭上
崇信生育是為和叔和叔為童兒時伯
氏長善將諸兒出教天驟雨長善問諸
兒日在而雨落翁與媪相撲此何等語

和叔率爾對曰陰陽不諧耳長善大喜
因命策和叔馬先諸兒和叔博記覽為
文辭立成性真率論事無所迴避稱獎
子弟文行如出於已嘗試於有司不利
因不復出力田治生守先人之業獨至
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廢書雖不光顯
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若干
卷娶游氏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

公驥皆為進士曰仲愈早卒女二人適
建昌錄事叅軍余宏進士夏萼和叔卒
於熙寧二年八月而葬以其十二月兆
于脩口之原元祐八年十二月諸子乃
克礱石碣於墓上庭堅實泣敘始終而
為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人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
溫嗚呼和叔白首方冊泉涌於筆不疲

於吃萬金之產一子傾之前無以局之
後無以承之嗚呼和叔司田以迹我耜
我穡以燕孫息脩水滄汭源若甕口達
于江漢不閉其久嗚呼和叔松楸在壘
澤爾本根茂于子孫

蒲仲輿墓碣

府君諱遠猶字仲輿本河中寶鼎人在
唐爲仕家從僖宗幸蜀而失其官遂爲

成都民故曾大父勲大父裕父亮皆老
于田府君少而能賦與女弟幼芝俱有
聲於劒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
與其夫抗行而府君亦登慶曆六年進
士第中州士大夫聞蒲君與女弟並時
有文以比前世班固馬融翕然稱慕之
府君詞賦甚嚴學詩易太玄皆從蜀之
大儒講授有師法命奇不耦爲綿竹尉

移集州梓州司理繼丁內艱皆不行服
除久之不出益自刻苦於文學不以不
逢故懟而沉浮田里間也父老期以遠
大後數年乃勸之就調河南尉薦爲臨
晉令移閩清令病緩不能拜移疾去而
沉舟於長風沙幾死旅次齊安蘄春蓋
二十餘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耄老亦
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

于家生於大中祥符之辛亥歲沒以元
祐之壬申年夫人張氏尚書駕部郎中
和之之女前府君三年卒葬蘄春南之
瀆山下二男曰穆曰稷二女嫁眉山陳
綱河南王蒙亨前一歲自爲石誌曰人
謂我不逢我豈不自知生不病寒餓年
踰八十亦乾坤中一幸民矣死則以茲
石埋我穆等旣奉治命以明年正月二

十八日舉府君之柩合於張夫人之丘
又乞文於其友黃庭堅碣於墓次俾來
世勿翦其松栢焉

宋粹父墓碣

宋粹父歿後二十有四年其子澤乃克
葬于葉吾友陳祐純益實爲之銘澤與
其黨謀曰先人中明而表晦旣得陳先
生銘諸幽又得吾舅氏文碣於墓其可

以無悔乃來乞文謹按宋氏管城人有
諱白者爲翰林學士承旨吏部尚書贈
太尉謚文安公者君之曾大父也以文
章顯於時其後儒學稍衰至君天資朴
茂蚤失皇考虞部君居喪治葬故有成
人之風人曰文安其有後乎安貧養母
不治生業篤於詩書或顛倒冠裳而不
記性淡然於流俗而追古人與之游或

見笑於閭巷而長者稱之伯父光祿君
欲仕以官君不受而推其兄琬已而舉
鄭州進士第一享年三十一不及仕而
卒夫人管城張氏生一男子澤也張夫
人與余皆戶部尚書李公擇之甥故澤
謂余舅也余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
洪德父民師李安詩攄及粹父游皆外
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執文於予有切

磋之益今皆棄余而死矣而余白首落
蠶夷中衰棄不復能文喜澤之能持門
戶爲宋氏故與碣文君諱珽粹父字也
其文曰

猗嗟宋子柔而不陂重而不忤不規其
細不療其義惟其閑閑是其栢栢閑閑
可及也猶有龔焉栢栢不可及也宋子
不庾焉

徐長孺墓碣

徐長孺姑蘇孝友文學之士也幼少刻苦讀書多見博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故數不利於有司乃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娶江南高士劉渙疑之之女亦有賢行熙寧初與夫人歸寧于南康不幸病卒于婦氏年四十矣有兒曰武才數歲劉夫人念兒幼未可歸乃旅殯

于南康之僧舍後十五年武始能扶其柩歸于六合是時君母彭城太君劉氏春秋高莫敢議窀穸事崇寧二年彭城既合葬于金紫之塋劉夫人及武乃亦葬君其縣之馬鞍山君諱彥伯長孺字也父諱執中尚書屯田郎中以季子戶部侍郎彥孚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初室龍圖閣直學士鄭公向之女繼室尚

書職方郎中劉公立言之女長孺鄭出也戶部劉出也使武能立長孺門戶以葬祭者皆戶部之志也於是武以戶部任爲永州司法參軍武有二子曰望曰說孩童而機敏劉夫人耆老康強乃謀曰汝先人不可以不銘故使來乞銘而碣諸墓則敘而銘之謹按徐氏初非姑蘇人唐末避亂去彭門而家于揚州之

六合者旣數世矣而金紫遷姑蘇雖田宅在姑蘇猶反葬于六合云銘曰生故之艱不可忍言無祿無年有銜下泉其子其孫尚迪有造刻詩墓門俾來有考

章明揚墓碣

章君庭字明揚分寧縣之石靚人石靚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井明揚

略無三日不來來則器嘑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竭蹶而趨事且笑且飲而事皆辦鄉有鬪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下安平詭譎恠之士虛老田野亦無足恠也元符之元夏六

月明揚之子如堦以書走我州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堦以余之死累黃魯直余爲之出涕而爲文碣其墓其文曰

鄙夫舌反平地蹇蹇明揚坦坦鄙夫嗟咨戚老羞卑明揚熙熙鄙夫乾沒刮利次骨明揚安拙鄙夫在堂校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憤亂簡不廢弛稽古不售

教子雪恥四十蓋棺人謂之短吾謂之
長彼囂耄老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
某氏羞其蘋藻如堦如篲尚克有造石
觀之峨松竹造天卜宮其洎何千萬年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題跋

跋 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
富貴於虜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兵
寵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受金帛之惠
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稱道沙
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

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 章聖皇帝以
天下爲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
脩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 仁宗皇帝
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
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
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
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
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

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
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席四端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

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咥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
游也溺於人不可拔也

櫪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
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於乎危於忿寔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
相忘於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履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

爲謀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申之義廢之行之無志息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
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
恐懼書以為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
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
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
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

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
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
五年正月癸酉

題白北山詩後

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真絕
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窗眠
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
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

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
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
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北山僧重素即
巖下作桃花菴素云桃花菴不難作
但恨無李白尔今彥顧乃欲鑿崖石
刻李白詩并與結草其傍以待冠蓋
之游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

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北尚不廢推
鼓外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
語可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元祐
三年十二月己卯黃庭堅書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鍾聲
見古人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
事忽忽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

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
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爭驚於
末流而不知歸故余數爲叢林中書此
偈荊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書而刻
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吳孫氏時有僧
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爲
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翻譯人此乃最
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
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
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
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
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
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
手抄王荊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

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祕書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

耆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蓋白崖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札欽愛其道風高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僊民伯氏元明觀於淨因臻道人所黃庭堅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
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
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
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
未工未稱此香尔余甚寶此香未嘗妄
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為我作寒計惠送
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

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為地也應之曰詩
或能為人作崇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
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
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
則請聞命至於使民作鄒魯則吾不知
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強亦以其害善

良奪長吏之柄邪將不問皂白姑以其
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
之偷一切以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
口者爲能使民作鄒魯邪夫割者歲更
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公素困頓於衆
言之風波旣白首矣必知藏器自愛彼
節者有間安用斫大觚以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
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
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
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
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
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
邪旣設卧塌焚香而坐與西鄰居牛之

机相直爲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鷄
毛筆書

題東坡水龍吟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
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者幾數千百言
皆能書其人的欲言者文章皆雄奇卓
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
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
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踈
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
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
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
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
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

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砭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顧所畜鶴皆邠出凡鳥不可鞭策夢想芝田赤城未得問塗耳余聞充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陶朱公猗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略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充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充道卧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之力多矣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酈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爲可況王公不殺身不易其姓而使北虜息其豺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矣

跋王荊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輒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

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荊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予常欲摹刻於棘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礱石來請斯文旣高妙而王荊公書灑竒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棘道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酸醎與世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

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爲者也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甑無米炊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飢寒之術也然市

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用其物宜炮炙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謀之熟

笑會予登進士第遂不得爲之予老在
戎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
以爲笑自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爲功以
娛老爲業欣然會予宿心故爲道所以
盡心於和藥而刻意於救人之說誠用
余說不多取贏則濟人博不欺其劑則
治疾良它日陰功隱德當築高門以過
子孫之車馬余在荊州訪族伯父晦甫
侍御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貧賣藥
皆合余說故書遺之

跋王荊公惠李伯牖錢帖

此帖是唐輔文初指館時也荊公不甚
知人疾痛苛瘻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
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
官屋居之間問其飢寒以釋氏論之似
是宿債也

題牧護歌後

鄴嘗問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
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
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曲亦不可解
及在黔中聞賽神者夜歌乃云聽說儂
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
同要皆自敘致五七十語乃知蘇侯嘉
州人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

伯陽作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

費畔召

云云至終章

佛盼召

云云至終章

學士大

夫每於此處唯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
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快快也良由未
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
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
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

作者不易吾言矣

書問政先生誥後

故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逍遙大師
問政先生新安聶師道宗微少則事道
士于方外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
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國
師三十年楊氏之末解化而去弟子葬
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告楊溥私號

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
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爲
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
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溫徐溫
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李昇也
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

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奐爲安定屬部誓諸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八都尉上羌豪不復起蓋羌夷性貪吏清則以爲不可犯而使貪者臨之故蕃夷數叛耳今但

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冒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慧權略落落可稱道者兩漢以來蓋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者此時

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筆研亦無足恠唐承晉宋之俗君臣相與論書以爲能事比前世爲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中州蔚爲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斗絕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事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

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中子弟耳目它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它日當買國子監書

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置大經論使桑
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爲根
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
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
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爲左
藏庫副使東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
以軍功得請於朝爲陣亡戰士追福所
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皆
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
意云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旣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
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
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
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
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

爲有據依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三歎蓋普通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緝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

復爲輯之智興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

書贈宗室景道

余與宗室越宮有葭莩故曩時與宣州院公壽景珍嘗共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傍今日相見景道頎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溫故之

餘忠信孝友之說景道喜觀字畫乎則
亦尋繹此文於行已保家奉公報國有
會心處將力行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
珍之心

書吳無至筆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
年時余屢嘗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
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

市問其居乃在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
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
諸葛筆著臂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
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
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
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
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
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門下後

省食罷曾中幅幅湏煮茶試晁以道所作充煤吳君散卓遂竟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父祖喜用郎奇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它人所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棗心筆含墨圓健恐父祖不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

處耳

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此爲有輪扁斲輪之妙弋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頓如庖丁發矟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工輒有拙也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無倒毫破其鋒可告以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

能進於今日也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

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酃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繭然
疲役此何理邪男女昏嫁緣渠懷墮地
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
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
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
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
之歎邪

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籍甚

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
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
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
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揚
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
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
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

同研席嘗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
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今班班能誦
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
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
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間
輒使酒嫚罵以是俗子多謗譏清老自
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
京師不偶將復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

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陶淵明去此中
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夫真處蓋可爲知
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
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螻磯

螻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佞螻獮
以隱處者也今螻磯有老螻寺僧能得
其嗜欲客宿者輒爲螻所啗

書韋許扇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
而勝躁深道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
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損有餘以補不
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
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

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
之游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
聞茂深閉閣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
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
處若於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
設明窻瓦塼筆研殊勝不爾勝師方丈

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
憲奧室余爲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
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用雜讀
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
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
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

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
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
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
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
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
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
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鬻然在

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旣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榦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華

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掇則遠矣世論以爲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峯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它日湖中石百怪並出

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靜而視之嶽峯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峯之疑於五六也揭而示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醬瓿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爲蕭灑綠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北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題跋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
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
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
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
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
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
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及觀其藁書
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
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
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書柳子厚詩

子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
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珮之音左
準繩右規矩尔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
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摠
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
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
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
自云効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

古本作挑萊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

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閣辭

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
居小房即琅邪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
鰻鰕魚水有盈縮與江潮相應甚多靈
恠按爾雅山有穴爲岫今季海詩云孤
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窻中
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
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
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

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
云夏爲長羸長羸即恢台也若言高閣
無長羸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
麋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
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今來字韻中用法
士多壞能乃是僧似鼈耳然魏晉人作
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
病耳壯大壯之壯牝牡之牡規模稱

壯哉必壯字誤書爾魏晉人用字亦多
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
如古人書槁橋直直皆不成字

跋子瞻醉翁操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功
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
皆超軼絕塵耳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
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焉間請
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
下寔聞所未聞也今其人萬里在海外
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
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

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笋也

跋東坡樂府

缺月桂疎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驚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曾中有萬卷書

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如此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

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學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一可以爲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抑侯

爲州政優民和乃礱故刻而謀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乘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謁乘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面牆之書耳又安能發揮曾子之文章耶柳侯曰曾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椎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

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自
必託於能者吾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
單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柳侯可謂好古
不流俗者矣柳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
於是爲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
爭光永州僧懷素學草書坐卧想成

筆畫三十年無完衣被乃得自名一家
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
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
聞也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嘗悉見
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
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它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徃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

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須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義仲壯興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卿楊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爲歐陽子列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興之先君子道原明習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興富於春秋

筆端已有史氏風氣它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使壯輿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例著是去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轅道雖悠遠要必至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月十七日少章携此澄心堂紙問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瘍意慮無聊爲寫此來戲效諸生作數詩余爲兒時見進士劉韶用烏田紙寫賦嘗竊笑以爲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韶今在豈免

一笑耶

跋招清公詩

草堂鄭交處士隱處也小塘芙蓉盛開
使雞伏鴛鴦郊與人馴狎不驚畏老
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道遯世雖與慧
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飯養千百閑
漢爲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
誨道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
如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
暖閑弄筆墨爲太和釋智興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
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
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
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
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

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
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
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
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
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

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
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
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
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
共之耳

書林和靜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王知載晦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

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竝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

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

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前日洪龜父携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

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
數過爲之喜而不寐小舟邀兀又箱篋
中尋紙不得輒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
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
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
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

万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賓涕今觀邢
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
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圉人曰千里
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櫪驚蹇千百
爲群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
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

雖不能自期壽百歲然必不躡等如水
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麋
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
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
百輩然好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
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
其失也

跋所寫荅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

張八詩與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
如已者治經行已未嘗一日不用其心
使之成就可畏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
極進故和荅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
故漫錄徃或詣潘洪諸友讀之徃時曾
寫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荅詩贈德延
不審嘗見之否或不曾見續當錄去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湓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
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
妙慎中文士孝友清修年三十八未嘗
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
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
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
道閨闈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

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
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
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
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

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但恐讀書少耳如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蕤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

山哉余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

丁丑年十月

胡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

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懷涇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爲報大陽十載之恩又似孤負新豐老人耳文會上座乞書此篇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興復不淺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侍讀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蚬蛆甘帶鴟鴞嗜鼠端不虛語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
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
俗禪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
十篇欲把筆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雖
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
衲子徃徃歌之以遣意於萬物之表厭
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

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
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
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
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書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
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
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

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
干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
計秀老必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
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
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為人然資亦不急
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

饒以是忿愠欲祝駭著浮圖人衣曰免與
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
爲輕重去而與祝駭者游其中雖有道
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爲伍方
自此始清老蓋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
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

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
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
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竝以撓

厥真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勞

憂到母餓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

莫親叔才文殺光艷伏不得伸子美悽

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破午若燕

作秦子美腹憤軋軋曾竒陳陳叔才淮

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

故辛子美雌火在田刮鑿遯屯叔才駕

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

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

此篇不見於家集略計雄文妙墨流

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
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亹亹日新不惟助
秦氏父兄驩喜予與晁張諸友亦喜交
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
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
暢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
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
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
自陳氏昆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
吏部公文詩可謂源清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昔聞蜀人有魯三江者號稱能詩士

大夫多宗之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矣昔方士表天網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然予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

所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爲族姓其散漫於兩蜀者皆以閬中爲祖余試問鮮氏所自出皆不能自言或云出於鮮于後去于而爲鮮以

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
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跋元聖庾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熙然於版築之間
無驚世不顧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
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
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
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

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
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
因聖庾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
鄙文不足傳世既多傳者因欲取所作
詩文爲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爲外篇然
未暇也它日合平生雜草蒐獮去半而

別為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寄藏

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風從事斯文經十餘年圖籍漸多意方今
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屬輓近刻書
至宋元槧蓋或罕有焉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
至累數十種此非猷在我之為艱而卽在西土
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
散是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年之後乎孰
若舉而獻之於

廟學獲籍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昭之素願也。度以宋元槩
三十種為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

